

元外告別

陈染 著

903174

44.572
C2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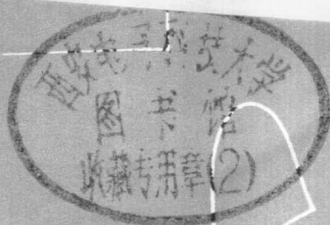
无处告别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流通3清



10000520



(吉)新登字 05 号

无处告别

WUCHUGAOBIE

陈 染 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3 插页
262 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印数：5 000 册 定价：7.80 元



陈染 女，1962年4月生于北京。童年学习音乐，和母亲过着动荡的生活。18岁转向文学。1986年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85年以后在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8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专集《纸片儿》（新星丛书）。一些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陈染曾做过四年大学教师，教授文学写作。现在作家出版社做编辑。

重返旧时光

——自序

一九八六年我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授文学写作，每个星期只有半天课，其他时间就全部躲在家里。在课堂上，面对着几十名比我小不了几岁的男女学生，望着那些对我充满了喜爱和信赖的眼睛，总是不忍心用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套课本去敷衍，用某种自己从来不相信的文艺理论和写作技巧去蒙骗他们。我告诉他们（永远不要迷信权威，从现在就立志并且自信自己就是将来的权威，你需要做的只是不断地推翻你自己然后再进一步重建你自己。）这当然具有怀疑主义倾向。但很不幸我从学生时代就对许多人生的重大问题具有这种倾向。（我的人生经验还很少，但心理经验和阅读经验应该是已积淀得不算少），每每我把自己独处时的所思所感所为之动情者真诚地掏给他们后，在他们回报我的真诚的掌声中独自走回家去。一个星期有十四个半天，一个半天送给学生换来吃饭的钱，余下十三个半天怎么过呢？

每天早晨九点钟起床，收拾、吃东西，十点钟的时候我便被一种惯性或魔力拉到写字桌前坐下，或坐在书柜包围之中的沙发里读书、写作、冥想，眼前随手可及的地方伴着我的是一杯醇香的绿茶。除了十一点钟我按照自身所形成的良好的生理周期去卫生间用厕所，一天里大部分时光我便一直沉溺在自己制造的氛围中过这种智力生活或叫做心灵生活。中午十三点钟左右我进入最佳竞技状态，这就使得我单纯的精神生活无能为力地归属于某一种命运之中。到下午十六点钟左右停止。然后便走到街上去买几份小报，看看服装和食品，静静地漫步。黑

夜来临之后，我开始进入每天第二次的这种智力生活，一直到万籁静寂的沉夜。那时，家中还没有安装电话，各种名目的骚扰极少。时有人不约而往，我便狠心地同时又胆怯地在房间里不做声响，硬撑着不去开门，一直坚持到门外的人以为家中无人，留下纸条离开。才舒一口气。

这种自我囚禁的日子持续了三、四年，我便觉得受不了，特别是夜阑人静，星若炭火的夏夜，蓝沧沧的天宇罩在头顶，茫茫黑夜从四面八方压迫着我的肢体和心灵。走出“城堡”这个念头涌来了，涌来了便不可收拾。我知道我天性中血液里正涌流着某种躁动，它使我不安，使我要改变以往的一切。“喜新厌旧”这个词在许多领域，我并不觉得它含有贬义。于是，我便走了，脱离了以往一切的惯性轨道。且为之投入了无比的热情。

几年里我不住地奔波，走了好多个城市，到了乡村和山地，甚至跑到了南半球，我深切地渴望摆脱心灵里的什么。外面的世界每一天都以最大的密度向我涌来，我那凭藉多年的书本经验局部经验营建起来的价值观念和对于人的认识，不断地接受真实世界的洗礼和冲击（我看到了被人们作为一种精神来讴歌的老黄牛，在乡村的田间，它是多么的老谋深算，诡计多端，懒惰狡诈；在山林里，我看到的却是一只天性懦弱本性善良的狼，它很偶然地丧失了它的凶猛残暴的同类们的特征；我看到在繁华的都市中空洞的热烈和平淡中的深情；看到了人流里最温情深沉的笑容转瞬之间便滑落成残酷漠然的旁观者的冷笑；我看到了失败的尊严和成功的凄凉……）看到了人类的聪慧、历史的荣光、生命的辉煌，看到许许多多。我感谢生活不断地给我机会去懂得我身处其中的世界。很奇怪，我的车票、机票或座位总是与十三有关，这使我时时感到命运这种东西。

同时，我还发现有些本初的意愿并不总是和结局相符合，这

使我不断地充满怀旧情绪。比如，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要制造一个与我在自己家里感觉一样的“城堡”，那里要拥有一些书和一杯绿茶（花茶或红茶就会立刻失去感觉）我甚至把从家中带出来的一些磁带不停地播放，以寻求家的感觉，“城堡”的感觉；我甚至换用另外的钢笔或稿纸便无法使写作顺利进行。有时候，闹闹的人流与交往使我感到应酬的虚伪和心力的紧张劳累，繁多的琐事使我感到内心的空虚。（朋友间彼此的疏远或背叛当然已使我不足为奇，但当我看到友谊、情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功利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的时候，我不免感到遗憾。）感叹于此，便领悟出“我认识的人越多，我越是喜欢狗”这句偏颇之喻的一丝道理。）

我仍然感谢生活不断地向我馨其所有。我需要安静下来反省这一切了。于是，我跑回了自己的出生的北京，重返以往的轨道，感触自然纷纷扬扬。这一切当然不是一场简单的循环往返。有时候，下雨或者要下雨的日子，望望外面的天空，光秃秃的一片无言的灰蓝色，时光好象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时我心里便熟练地掠过一些感觉和感悟。再翻开电话簿，上边密密麻麻的都是一张张脸孔，每一张脸孔都是一段回忆，一种情感，一节历史，我的目光在那上边踌躇地一一掠过去，由于各种因素那目光游移着没有哪儿感到可以停下来，我发现电话簿多么象此刻的天空。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岁月给了我另外一种内在的充实和安宁，因为我是那么地安于这一切。

作家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我很大的关怀和帮助，使我得到一份编辑的职业作为稳定的谋生手段。一个月有十六天坐在办公室里，有一天用来做家庭卫生日，余下十三天我在家里继续往昔的那种时光。“十三”对我个人来讲，的确是个有含义的数字，在我的生活中它总是有意无意地伴随着我。虽然，从时间

上没有了往日在大学教书时充裕，人际关系也远比不上往日的单纯，但我视之为人生的课堂，便也满足了。

（转来转去，我发现自己并不是想摆脱那种被称之为孤独的东西，而是在找寻它依恋它，我是那么刻骨铭心地喜爱它。）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人的智力生活或心灵生活得以进行。这本书就是这种生活的产物。

在此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为出版此书付出的辛苦劳动，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陈 染

1992. 3

目 录

重返旧时光·····	(1)
------------	-----

——自序

空的窗·····	(1)
----------	-----

与往事干杯 ·····	(17)
-------------	------

无处告别 ·····	(91)
------------	------

空心人诞生·····	(146)
------------	-------

世纪病·····	(169)
----------	-------

孤独旅程·····	(186)
-----------	-------

定向力障碍·····	(209)
------------	-------

角色累赘·····	(216)
-----------	-------

纸片儿·····	(307)
----------	-------

小镇的一段传说·····	(323)
--------------	-------

不眠的玉米鸟.....	(336)
都市之魔(二题).....	(352)

空 的 窗

孤独的人最常光顾的地方是邮局。老人是在两年前的黄昏时分得出这一结论的。无论你相信抑或不相信，他都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两年前有一个沉闷而阴郁的下午，绵绵的雨雾终于在嘶嘶啦啦纠缠了七天七夜之后打住，太阳灼热的光线像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从太阳应该消失的西天角斜逼出来，横亘在鼠街的中央地带，这时已是迟暮时分。老人正站在街边观望着什么，他发现自己有一半脸颊亮在阳光里，另一半脸颊埋在阴影里，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完全拉进街角的一级高台阶上面的阴影里边去。

这举动与他的心境有关。比如，有一天夜晚，我送两个朋友去车站，一个男一个女，这男人和女人本身并无故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在来我家做客之前并不相识。我要说的是在我送别他们的时候，那场景所给予我的对人生的一点小感悟。

那女人外观艳丽且凄凉，黑黑的长发披散着被夜风抚弄得时起时落，飘飘扬扬，像一面柔软的黑色缎旗，眼睛大大地洞张着，里边盛满忧郁，在黑夜中闪闪烁烁，楚楚动人。作为女人，我对拥有这种眼睛和神韵的同类，会从心灵里某个深深的部位产生一种疼痛感，这个格调总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投合。她刚刚离了婚，从遥远的北方城南逃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当时，夜色已经很浓稠，车站正好有一盏路灯突兀地亮着，在四际茫茫的黑暗中，这灯光给人以突然的暴露感。我们三个人在站牌下站定后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那女人向后退了一步，把自己的脸躲进身后一条电线杆的瘦长的阴影里。随即，我发现我自己也闪了一下身，躲开那令人暴露的灯光，和她并排而立，脚下踏着那条横卧在鼠街车站的电线杆的影子，我们俩从头到脚被电线杆的影子保护起来。

我们的对面，在光秃秃四处无藏的光亮里，那男人（我当时在自己心里把他塑造得完美无缺，我热恋着我自己想象而成的男人，而这男人其实与他关系不大）乐呵呵迎视而站，眼睛安然地裸露在光芒之下。他是从一个边远的南方小城过五关斩六将杀进我生活的这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工作，并且很快又将离开我到遥远的国度去学习，因此，他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不因离开我而觉失去什么。我的这个对于人生的一点小感悟就是在此时产生的：倘若你在任何一种光芒里——比如目光、阳光、灯光——看到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对于光芒的或迎视或背立的选择，决不只是一种偶然为之的空间位置，那绝对与心境有关，似乎是很随意的站立位置，但那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两年来，种种回忆使我一直在思索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

又贯通的生命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下面的故事有关。

那一天，在阴雨初晴的黄昏时分，老人被忽然绽开的阳光逼到鼠街东侧的高台阶上边的阴影里边去。高台阶的上边正好是一家小邮局。七天七夜的绵雨过后，邮局里显得格外繁忙。孤独的老人，忽然发现在死寂的生活中有一块角落与全世界相连，人们在这里与远在太平洋那一边的亲人爱友清晰地说着话，一个女孩在走出电话间时，神采飞扬地说，她刚刚听到了纽约清晨清扫街道的洒水车的声音。老人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这里还是疲倦的黄昏，而太平洋的那一边已是阳光初照的清晨了，哦，世界有这样大！老人兴味十足地在邮局里观看起来。有人风风火火排队寄发邮政快件，有人慢吞吞把信封投进四平八稳的信箱，还有人四处借着钢笔或圆珠笔，以便填写电报内容。有个面色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年轻女人，握着电话筒，光流泪出不了声。这个女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几天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见到了这个年轻女人。

老人连续好多天在邮局里进进出出四处张望。有一天，他正在被这个繁忙的孤独世界所感动，想着自己的这一生似乎没有收到过什么人的信、并考虑着给什么人写封信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很年轻的声音从身边掠过：“有病，有病，肯定这人有病。”老人的目光追随着那声音，那声音是一位身穿墨绿色邮电部门工作服的小伙子发出的，他走到柜台里，和一位穿同样服装的姑娘指指点点。老人凑过去，看到他们正嘲笑地议论一封信的信封。老人戴起老花镜，看到那信封上写：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老人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他立刻想起两天前在老伴儿去世后的她的第一个生辰日。那一天，他熄灭了房间里所有的电灯，燃起三支蜡烛，在

昏黄的烛光下，他笨手笨脚包了五十九个一寸大小的饺子。老伴儿去世时正好五十九岁。然后，他把这五十九个小饺子抛洒在鼠街西头的一条通往远处的污水河里。河水像一只庞大的铁锅里的沸水，跌宕跳跃，小饺子落到河水里犹若水耗子一般上下窜起，最后被河水跳着舞带走了。可是，忽然，老人望着那远去的河水哭泣起来，说饺子忘记煮了，还是生的。

那一天，正是晚饭前，太阳的余晖把河水涂染成让人心疼的血红，我正好站在河边，便走上去安慰老人说：阴间的吃法与我们阳间的吃法不同，饺子煮熟再吃是我们阳间的吃法，若按阳间的吃法把煮熟的饺子抛洒河中，你的老伴儿肯定在阴间无法收到。老人抬起头望望我，似乎得到安慰。他说他好像见过我，在邮局里，我举着话筒光流泪不出声。然后他就走了。我就是在那一天认识的老人。那时，我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交谈，像正常人一样看到光明或逃开光明。

还是先把我放在一边，继续说老人的故事。我与这个�事的关系，到最后你便可以发现。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给老伴儿写封信的欲望撞击着他，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坐不下去站不起来，最后终于没有写。没有写的原因很简单，他要诉说的太多太多，以至无法落笔，无法开头和结尾，只好选择沉默。正像我们太亲太近的人，你无法描写他一样。你能够诉说或描写的对象，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与你的距离，没有距离，也就无法存在诉说和描写。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邮局里，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的信出了声。

“年轻人，我要找你们邮局的局长。”他说。

那个穿邮局制服的青年抬起头，看看老人庄严的面孔。拥有这种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见局长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绝不了的。青年人朝着一个什么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儿。老人楼上楼下左边右边花了十七八分钟时间，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终于找到邮局局长，在这个不大的邮局里。老人气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证件，自我介绍他是鼠街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退休的时候正好老伴儿又去世了，他活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人再需要他，他希望局长能给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钱只是义务劳动。

局长先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他被老人眼角里混浊的水花以及他那种为别人所掌握的悬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动，“那么你能做什么呢？”

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说：“我可以投送那些无法送达的死信。”

局长很是痛快，“好了，就这样吧，每月我们发给你四十元就算补助费。”

“谢谢，谢谢！”老人一下子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步伐铿锵然，螺旋下楼。手里攥着第一封将要去送的死信。

这是两年前一个很晴朗的午日所发生的事。就在那天，忽然之间，老人那无所依恃于世界又无人需要于他的孤独感，在那个午日的矮矮的两层楼梯的旋转中消失殆尽。

生命又回到老人的躯体上，他觉得自己又活得充实而有意义起来，像他当年在鼠街中心小学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一样，尽管“b、p、m”“人与入字的不同”他讲了四十二年之久，但他从没有重复感，每一次讲都如第一次。就像一个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看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就像热爱生命的老赫尔曼·黑塞认为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出生后的第一天一样。

可是，又在忽然之间，黑暗降临了。就是现在。老人正坐在两年前他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找到的邮局局长面前。

“你应该在家里休息了，人应该服老，腿脚怎么也是不如年轻时时候。”局长表情沉痛，咬着牙说出了这几句话，他知道这个决定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老人把头低埋在两腿上，腰骨弯塌下来，一动不动，像一只风干了的人形标本。一行浊混的老泪在他那被皱纹纵横切割的脸颊上左右徘徊，绵延而下，终于掉在老人肥肥的裤脚上。

半个月前，老人在邮局门外的高台阶上摔了一交，右膝擦破了皮肉，浓黯的血滴顺着小腿爬到脚面上。换在年轻人身上，这点伤本不算什么，可是老人的右膝却一日日鼓胀起来，骸骨浮肿起来。医生说是软组织损伤所造成的积液，需卧床十天。

“请你能理解我们，我们必须对你负责任。”邮局局长接着说。他看了看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口袋，“两年来你为我们工作，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给你的一点心意。”

老人头也没抬，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心意还算什么呢。

局长重重叹了一声，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最后一封死信。”

老人抬了头，看了看那牛皮纸信封上的字：

北京鼠街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收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淹没在盛满眼眶的绝望里。

这时候，我并没有无端消失。这两年中，在老人从送达死信的重任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有一天，我失去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那是一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等待了很久很久一个人忽然站在我面前，这

久散而去的人（就是那位被我想象加工而成的令我迷恋的男人）终于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回到我身边，我激动又委屈地流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轻轻抚摸着我的瘦削的肩，脸颊埋在我的长发和肩胛骨里蹭来蹭去，像是从未离开过我、也从未遗忘过我一样。我便把脊背像猫一样弓起来，低低呻吟一声。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完全属于我一个人，正像我的精神不能完全属于他一样。无论世人承认抑或不承认，我们无法做到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或女人，而那些爱的确是真诚的，只要能够称作爱。这是事实。性关系并不是爱的全部关系。即使这样，我仍然为他奉献了巨大代价。就在这天，他的到来，使那潜藏在我身体里的旷日已久的障碍，终于彻底形成了。我失去了同得到的一样珍贵的东西。这世界总是很公平。后边你将会知道这一切。

还是先把我放下，继续讲老人的故事。

老人那天蹒跚地走出邮局不大的大门，手里攥着那封死信。他心里郁郁地盘算起来，最后一封死信！果真到了最后的时刻吗？他想起曾经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活得非常带劲的男人说：“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要付房子的贷款，车子的贷款，录像机的贷款……”当时，老人立刻就把这个问题摆在自己面前让自己回答：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我每天或每两天就会得到一封死信，然后要设法把它送到稀奇古怪的死信的主人手里；有一天也许我自己也会得到一封什么人寄来的死信。老人觉得无论去送达陌生人的死信，还是等待一封寄给自己的未知的死信，都是活下去的伟大理由。而现在，这个理由终于到达了存在的边缘，送完这封死信，理由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的时刻到了。最后的时刻果真到了。